

侘寂

□玄子

手指僵硬/触碰将临的冬日/舞台试图在等不到/戈多的世界/隐逸/纷繁的线段/隔阂/天空与海面/穷尽努力/夜终归/难度/甘于自扰的众生

《座椅反弹的声响》是一本小书,书封的边缘有一行字:“文字有所指。文字是箭。是插在现实厚皮上的箭。”作者封岩是一位摄影家,他曾经参与知名影视作品制作。因此,他有着独特的视角,他的文字画面感极强。他出生于西安,游走于北京、台北,又曾在纽约旅居多年,这些有着独立特质的古城、老城无一例外地在他的思想和见识上打上烙印。他把这些印迹小心地移植到他的文字当中。在书中,读者见到的是设定的场景,是作者镜头里视角的文字转换。它们有棱有角、线条感极强、锋利、冷硬,错综又自成规则,如同此刻呈现于我面前的邹域的画作《后城市计划》,那些交叠、穿插的线条与色块铺排着,图像与文字组合成与世俗相隔的思维空间。演员们置身于舞台之上,又隐居于红色的法兰绒帷幕之后,真相在其间穿行,好似日光在剧院外倾泻,却照不进藤萝深处。小说中的剧院有着浓重的年代感,却又超脱于凡俗之外,缠绕着密密麻麻爬墙虎的正门两侧墙壁,被阴影遮蔽的巴洛克建筑外观,浮雕的金色字:人民剧院。曾经的,失了颜色的古城一隅,人们轻易地陷入剧情窠臼,此时,眼睛和耳朵传递给你的,只有疑惑。

小说中的篇章《工厂》像是另一出独幕剧,纠葛错落,琐屑的生活被有着独特视角的电影摄影师捕捉,用克制的笔触呈现,却产生出行走高原的逼仄、窒息、心动过速同时出现的情景。陈述者不掺杂感情的讲述,让人置身于迷幻的境地,从冰箱拿出的贝壳巧克力在手心泛着冷光,细密的水珠璀璨,我在反复阅读了第一位陈述者的逻辑在生活本体中的讲述后,终于超脱了文字的表象,阅读照旧。不是每件事都有结果,并非所有的结局都要公之于众。《座椅反弹的声响》中的叙述或者描摹仿佛老旧的钟表齿轮,挣扎着咬合,无论剧院或者工厂,那缓慢的节奏脱离了时间,丝丝缕缕、枝枝蔓蔓,细节仿佛坚韧的植物,从茎至芽至叶至触须,读者如风,诱发日光产生光合作用,介质与触媒成就侘寂之美。

无论是在《座椅反弹的声响》还是在《零度空间》,死亡都是近距离的,甚至扑面而来,人们面对死亡却是麻木的、旁观的、置身事外的。这似乎成了每一个非亲历者的默契。《工厂》的镜头是缓慢的,就从这些旁观者(小说中的叙述者)身上一点点推进。那些非专业的演员,叙述者在发布号令者给出“意念集中”的指令后,直指演出中的话题,“说时尚,说潮流,说每个人的成长史、性爱史,说一天中任何细小的琐事,要具体到最小的时间单位、观点、场合、与什么人,越详细越好,越具体越好”。于是,一名年龄、身份、籍贯都不详的女子跳楼的案件在第二位叙述者事无巨细的阐述中显现出来。如同实验电影《一条安德鲁狗》中的开篇场景,皎洁的月光下,一个叼着烟的男人手里捏着一把剃刀,为了证实刀刃的锋利程度,他用大拇指试了试刀锋。一个大眼睛的年轻女人面无表情地与观众对视。男人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拨开她的左眼皮,拿着剃刀的右手遮住了女人的下半边脸。她的下眼白不由自主地露出来,黑色的睫毛不驯地靠近眼睑。空中圆月高悬,仿佛幕布拉起一般,有阴霾的云彩疾速掠过,那只不动声色的眼球被锋利的剃刀刮开。顷刻,玻璃体流泻。那一瞬,很意外地,没有痛感出现。

短篇小说集《零度空间》则是封岩以异乡人的身份旁观纽约写下的文字。聚会散场后,中枪倒地,对自己躺倒姿势有些不满的男子;在香奈儿广告牌蓝色灯光映照下,躺在黑色街角的后背中刀的女子;凌晨莫名消失在大厦对面杂货店里的穿着艳丽的女子等等。这些形象本身是模糊的,他们的遭遇是离奇的、莫测的。小说只是将他们多舛的命运揭开了一角,却已经让读者悚然而惊。

封岩的文字是克制的,这些互不相关却又隐约有着牵绊的文字,如同布努埃尔在自传《我的最后一叹》中就他和达利对影片的构思做过简单的剖析:“不使用任何可以被常理解释的思路和画面,我们对非理性的世界进行了各种方式的探索,只保留让自己惊讶的画面,而不尝试对其进行解释。”

383

生命如果没有死亡,也就没有进化。因为,生命体如果不死,繁殖也就多此一举,而没有不断地繁殖,也就不可能有不断地变异——没有生命跃进的惊喜。生命只是生命进化的工具而已,所以它必须死!

384

在此意义上,不仅有生必有死,也是有死始有(新)生。网络不断发展,确实在不断扩张言论的“生存空间”,但显然的,言论空间的扩张必然是向下的,更多是低层次的扩张。参与言论的人数越多,言论的质量往往越低,至少平均质

量就越低,高水平的少数会被低水平的多数拉低,甚至淹没。

同样的道理,言论越是自由,越是容易发表,言论的价值也就越是降低,就跟货币一样,发行越多就越贬值。与此相应,知识分子总是本能地追求自由、反抗专制的,但他们越是接近目标,其自身的价值反倒越是降低。在此意义来说,以“拆下肋骨作火把”(据说来自泰戈尔的短诗,因形容顾准而流传)来形容知识分子,确实是恰当的。

385

其实我们很明白,没有我,没有我的意识,世界照样存在;可是,我们终究无法想象,没有了我,没有了我的意识,世界又怎么存在呢?

反读书记(一三四)

□胡文辉

所有的“我”都会死亡,所有的“我”对世界的意识都会终结,那么,假如没有了这些所有的“我”,没有了人,没有了生命,谁来感知这个世界呢?不存在于任何意识之中的世界,又算什么?

我想,正因为我们始终无法摆脱这种小我意识,这种碎碎念,哲学上的唯心主义才会顽强地改头换面地存在着,那些聪明绝顶的哲学家,才会一本正经地论证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只是意识的产物。从心理学立场来看,唯心主义只是我们通过形而上学方式表现出来的一种自我安慰,是人的生命意识面对宇宙的一种挣扎,是卑微对无限、瞬间对永恒的反抗。

我们终究无法接受一个不依赖人的意识而存在的世界,一个没有人类的存在感的世界。

钱锺书 光华大学日记(二)

□钱之俊

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六三



这时他刚刚结束学生生活,第一次参加工作,风华正茂,但有时也会产生无法排遣的孤独与寂寞。《中书君诗初刊》自序曾言:“二十二年秋七月,始乞食海上。三匝无依,一枝聊借;牛马之走,贱同子长;凤凰之饥,感比少陵;楼寓荒芜,殆非人境;试望平原,蔓草凄碧;秋风日劲,离离者生意亦将尽矣!境似白太傅草原之诗,情类庾开府枯树之赋。每及宵深人静,鸟睡虫醒,触绪抽丝,彷徨反侧,亦不自知含愁尔许也!”日记里也时有“思春”之叹:“风月清美,欲出无侣。对影孤坐,不可为怀。”(1933年11月11日日记)那时候,他写了很多格调绮丽、词采华丽的“才子诗”。

从这些日记大致能看出,钱锺书是如何度过这段单身教师生活的。日常生活中,读书、买书、做笔记、写信、习书、见学生等皆为生活常态。他自言“学生来者甚多”(1933年10月26日日记),可见与学生交往甚密,颇受欢迎。但对学生的作文,实在气恼:“改作文试卷,黄茅白苇,污眼塞心,发风动气。幸锺英竺于手足,有难同当,为我分劳耳。”(1933年10月29日日记)刚刚毕业,他与旧时清华师友同学仍保持密切联系。与罗家伦、钱穆、叶公超、常风等皆有往来信件。与清华读书的女朋友杨绛,往返信函最频(有时连续几天收到杨绛来信,均“即复”)。心心念念还是情人。1933年10月27日日记:“得季书,即长复,腹心尽布矣。忧烦不已。”1933年11月5日日记:“上午十一时五十分特快来沪。同车一十六岁女郎,眉目如画,明媚可爱。玩其风神,大似季康。想伊六岁时,亦如此娇媚也。与之调笑,聊遣途中岑寂。此女姓顾,亦无扬人。”1933年11月13日日记:“得季书,为之失欢,真失计也,即复。终日郁郁。”1933年11月28日日记:“翻看旧日记。人生儿女情痴,亦不过此一遭耳。”呵呵。



新书快递

在中国大地上:搭火车旅行记

[美]保罗·索鲁著 陈媛媛译 九州出版社

1986年,作者再一次来到中国。他既到了北京、上海等繁华都市,也抵达了黑龙江朗乡、新疆吐鲁番等疆界边陲。他走到中国大地上,与各种各样的人聊天,在上海人民公园英语角里练习口语的年轻人、想去做进出口生意的学生、刚刚经历过浩劫的知识分子……他用犀利幽默的口吻,一路吐槽不断,但也用冷静、理智的眼光,剖析中国人的性格,发现时代变迁下中国人的生活日常与思想变化……

传染:为什么疾病、金融危机和社会行为会流行?

[英]亚当·库哈尔斯基著 谷晓阳等译 中信出版集团

本书以历史上的重大疫情和科学人物为线索,讲述了传染病研究中的模型方法的发展历程。以此为基础,作者用一个个实例展示了如何用这些方法来研究和应对社会问题:用防控性病的方法降低金融危机的爆发风险;通过分析童话的“基因组”追溯其起源;用接种疫苗的策略降低暴力活动的发生率;通过找到社交网络上潜在的超级传播者来提高网络营销的效果……无论是疾病还是社会现象,传染的前提都是人际网络,而模型方法

的核心正是对网络的深入理解和调控。如今的我们身处在一个个复杂且相互影响的人际网络中,从传染的角度去审视和应对各类问题,或许能为我们提供全新的启示。

华裘之蚤:晚清高官的日常烦恼

张剑著 中华书局

本书是作者在大量研究晚清史料的基础上,写作的一部通俗有趣的史学小册子。主要叙述了晚清高官们的日常烦恼,包括自然气候、社会环境、人际关系、柴米油盐、生理疾病乃至心灵归宿等,展现了何汝霖、李芝昌、曾国藩、鹿传霖、绍英等晚清名臣的另一面,让大人物走下神坛,让普通人了解大人物的普通之处。深入浅出,可读性强。

光与暗的故事

[美]劳伦斯·布洛克编著 爱德华·霍普绘 曹雷雨等译 中信出版社

劳伦斯·布洛克是爱德华·霍普的粉丝,他和同样痴迷霍普画作的电影导演希区柯克一样,为霍普画中深入骨髓的孤独与寂寥所痴迷。布洛克因此邀请了16位美国当代最著名的畅销小说家,连同他自己一起,为霍普的17幅最为人所知的画作各写了一个短篇小说,结集成包含17个故事的短篇小说集。

钱锺书与清华“五大恩师”之一的叶公超,此时仍延续清华时良好的师生关系。1933年11月2日,钱锺书日记:“得公超师书,欲余主《新月》,即作长复,文采颇佳。师来信云郑西谛、傅东华皆不通,戏名之曰‘杂脍’。余复云:‘此二人一东一西,不是东西,直Kitchen middens而已。称之曰“杂脍”,尚见吾师忠厚也’云云。”钱锺书得到老师的极大信任,竟让他去主持《新月》。月旦师友,乃钱锺书日常谈吐及书信中常见之个性体现,日记中也不例外。在老师面前,他尤喜褒贬人物,逞才示能。钱锺书与叶公超年岁相近,亦师亦友,常开玩笑。除此日记中语,又如1934年春,钱锺书春游北上清华(《北游纪事诗》:“3月30日行,4月1日至”),见女朋友,拜访师友。与叶公超见面,在老师面前他又调侃了“京派”与“海派”之争。叶公超谈海派京派之争,钱锺书在一旁“插科打诨”,挖苦海京两派:“余言生从海上来,请言海上事。有马戏班名海京伯者,大观也。我曹执两用中,比于首鼠,便借名定义,拔戟自成队,可乎?师为莞尔。”(《北游纪事诗》)口气极大,老师也只是笑笑。